

超越“模范少数族裔”:1980年以来 洛杉矶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研究*

王宇翔

内容提要 1980年以来,洛杉矶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参与地方选举政治,并进入了市议会。在此基础上,华人精英又分别在2001年和2009年进入了州众议院和国会众议院,并在州议会和国会连续传承至今,洛杉矶华人参政形成了从市政府到州议会再到国会的完整链条。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精英固然起到了箭头作用,但也离不开华人在1990—2021年间四次重划选区的努力。通过历次重划选区,华人逐渐划出了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州众议院选区,并以其为基础,划出了一个亚裔是第一族裔的国会众议院选区,为华人进入州众议院和国会,以及保持其席位在华人内部传承奠定了选票基础。华人通过积极参政,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华人的族裔性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也突破了亚裔不问政治的所谓“模范少数族裔”形象。

关键词 模范少数族裔 华人参政 选区重划 洛杉矶 圣盖博河谷

“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将亚裔描述为在政治上与世无争,凭藉着自己重视家庭和教育、勤奋、吃苦耐劳在经济、教育、职业上取得成功的形象。同时,它将亚裔均质化,而无视亚裔内部的差异;将亚裔与其他族裔的关系疏离化,有意无意地离间亚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关系。^①对此,学术界已经指出,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只不过是“黄祸论”的种族主义之恨,转变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之爱,其种族主义的实质没有改变。^②

概言之,“模范少数族裔”理论以亚裔的埋头苦干、不问政治来批评黑人、拉美裔等所谓“问题少数族裔”(Problem Minority)积极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做法。该理论过分凸显亚裔与黑人、拉美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区别,主要聚焦于亚裔的成就,以此来作为对所谓“问题少数族裔”的批评;而刻意忽略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共同面临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歧视、政治代表性不足等困境。

因为凸显了亚裔的正面形象,该理论得到了不少亚裔拥趸,他们为自己在白人主导的种族等级制度中有了个较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对在种族等级制度中不如他们的黑人、拉美裔不屑一顾,而对位于塔尖的白人亦步亦趋,甘心成为种族等级秩序中的一分子和维护者。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洛杉矶少数族裔的郊区化及其影响研究(1940—2010)”(17CSS01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俊毅编审的指导,特此致谢。作者文责自负。

① 黄际英:《“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神话与现实》,载《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金学品:《“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考》,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3年第2期。

② Frank Chin, Jeffery Paul Chan (ed.), “Racist Love”, Richard Kostelanetz, *Seeing through Shuc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pp. 65-79.

然而,1980年以来洛杉矶华人参政的历程表明,他们没有落入“模范少数族裔”的陷阱。相反,他们向拉美裔等少数族裔学习,通过参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和其他少数族裔结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一、洛杉矶华人参政成就及学术史回顾

据不完全统计,洛杉矶郊区华人集中的圣盖博河谷地区,彼此毗邻的蒙特利帕克(Monterey Park)、阿罕布拉(Alhambra)、柔似蜜(Rosemead)、圣盖博(San Gabriel)、亚凯迪亚(Arcadia)、天普(Temple)、圣马力诺(San Marino)七个城市,自1982年至今已经有至少31位华人被选入市议会。而且这七个城市所在的圣盖博河谷西部还诞生了一位华人国会众议员和三位华人州众议员,另外圣盖博河谷东部还出现了一位韩裔国会众议员和一位华人州众议员(参见表1、表2)。在“亚裔美国人更关注与权势政客建立联系,而对于发展基于社区的政治力量关注不够”^①的背景下,洛杉矶华人参政的历史对于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乃至亚裔参与选举政治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庄国土教授考察了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在参政上的进步和不足。^②万晓宏教授对美国华人参政进行过具体而系统的研究。整体而言,万晓宏教授关于华人参政的研究虽然也强调选举参政方式的重要性^③,但似乎更偏重于华人的非选举参政方式,比如关注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的骆家辉、赵小兰,他们属于委任型参政方式^④;关注王灵智教授所代表的综合运用个人接触、组建民权组织、利用大众媒体、法律诉讼、发起抗议示威等非选举政治参与方式^⑤,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刺激下的政治参与^⑥。

对于参政团体的关注,万晓宏教授或者是聚焦波士顿华人促进会这样的采用非选举参政方式的草根型民间组织;^⑦或者是关注“80/20促进会”这样的将目标放在影响总统大选和追求总统任命的参政团体上^⑧;对于州级以下选举政治的关注较少,虽然也看到了选区重划对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重要性,但更关注其结果而非过程^⑨。在关注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方面,利兰德·斋藤(Leland Saito)考察了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华人在1990—1992年和2001年两次通过选区重划将自己的代表送进加州众议院的历史。^⑩但未对这两次选区重划进行通盘考察,且对于2010年加州选区重划规则改变以后的选区重划活动也没有关注。

本文关注洛杉矶华人通过参与选举政治从市政府走向国会的历程,首次将洛杉矶圣盖博河谷自1990年到2021年的四次选区重划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考察其对洛杉矶华人参政从地方政

① Thomas Kim, *The Racial Logic of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and Party Compet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6.

② 庄国土:《从移民到选民: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③ 万晓宏:《美国亚裔参政分析:以2007年麻州地方选举为例》,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万晓宏:《试析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精英参政模式分析》,载《暨南学报》,2006年第6期。

⑤ 万晓宏:《美国华人中的马丁·路德·金——记著名美籍华人王灵智教授》,载《华人世界》,2006年第5期。

⑥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的非选举政治参与——以2013年全美华人抗议“ABC辱华言论”为例》,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⑦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草根型参政团体研究——以波士顿华人前进会为例》,载《八桂侨刊》,2011年第1期。

⑧ 万晓宏:《“80/20华人促进会”与美国华人参政新策略》,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⑨ 万晓宏:《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载《八桂侨刊》,2009年第3期。

⑩ Leland Saito, “Asian Americans and Latinos in San Gabriel Valley, California: Ethnic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Redistricting 1990—1992”, *Amerasia Journal*, 1993, vol. 19, pp. 55—68; Leland Saito,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Race: Asian American and Latino Redistricting Debates in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in Nicholas Okihiro De Genova, Natalia Gary Molina, Victor Jew, Toni Robinson (et al), *Racial Transformations: Latinos and Asians Remaking the United Stat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5.

治层面进入州议会和国会层面的作用。本文首先考察洛杉矶蒙特利帕克的白人对华人大量到来的反应,然后关注华人在地方政治层面做出的应对,最后考察华人通过积极参与1990—1992年、2001年、2011年、2021年的四次选区重划,最终划出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州众议院选区和亚裔是第一族裔的国会众议院选区,从而使华人在州议会和国会众议院占有了一席之地。在从地方政治走向州议会和国会的历程中,华人跳出了1965年之前的中国城时代那种隔绝于主流社会的状态,摆脱了不问政治的形象,逐渐熟悉并能熟练运用美国的政治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华人的族裔特性也逐渐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

表1 洛杉矶圣盖博河谷西部七座城市华人当选市长、市议员统计表^①

姓名	城市	职位及任期
陈李婉若(女,Lily Chen)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1982—1986年),曾任市长
赵美心(女,Judy Chu)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1988—2000年),曾三次担任市长
姜国梁(Samuel Kiang)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1990—1996年),1991年担任市长
伍国庆(Mike Eng)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2003—2006年),2004.8.21—2005.1.18任市长
黄维刚(Anthony Wong)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2006年至今),2010年任市长
赵谭美生(女,Betty Tom Chu)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2003—2007年,2009—2013年), 2007年任市长、2010年任副市长
刘达强(David T. Lau)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2001—2013年),2003年、2007年、2009年任市长
吴学儒(Mitchell Ing)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2006年至今),2011年任市长
陈赞新(Peter Chan)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三次任市长
饶影凡(Yvonne Yiu)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2021年任市长
罗霈霆(Henry Lo)	蒙特利帕克	副市长、市长
梁侨汉(Hans Liang)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市长
张胜雄(Sheng Chang)	亚凯迪亚	市议员(1996—2002年)、市长(1996—2002年)
鄂志超(John Wuo)	亚凯迪亚	市议员(2002年至今),2005年任市长
郑博仁(Paul Cheng)	亚凯迪亚	市议员,2021年任副市长、2022年任市长
戴守真(Sho Tay)	亚凯迪亚	2021年任市长

(见下页续表)

^① 表1来源:麦子编:《美国华人群英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1965—2012)》,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章,表3-3;Min Zhou, Yen-Fen Tseng, and Rebecca Kim, "Rethinking Residential Assimilation: The Case of a Chinese Ethnoburb in the San Gabriel Valley, California", *Amerasia Journal*, vol. 34, no. 3, 2008, pp. 55-83;《饶影凡竞选加州审计长筹款晚会获全场政商侨界400民众支持》,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2021年11月10日;《圣盖博市长廖钦和因健康原因辞职》,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2022年1月30日。

(接上页)

林元清(Matthew Lin)	圣马力诺	市议员(2001年至今),2006年任市长
孙渝今(Eugene Sun)	圣马力诺	市议员(2007年至今),2009年任副市长
翁家伦(Allen Yung)	圣马力诺	市议员(2009年至今),2009年任副市长
孙国泰(Richard Sun)	圣马力诺	市议员(2009年至今)
劳朱嘉怡(女,Polly Low)	柔似蜜	市议员(2007年至今)
李志(Steven Ly)	柔似蜜	市议员(2009年至今),2010年任副市长
汪嵩之(女,Judy Wong)	天普	市议员(2003—2010年),2009年上半年任市长, 2010年因受贿辞职
喻颖章(Vincent Yu)	天普	市议员(2009年至今),2010年任副市长
文尚丞(William Man)	天普	市议员
梅志坚(Chi Mui)	圣盖博	市议员(2003—2006年),2006年任市长,3个月后病逝
黄裕民(Albert Y. M. Huang)	圣盖博	市议员(2006—2010年),2010年任市长
丁言愉(Tong Ding)	圣盖博	市议员,副市长
廖钦和(Chin Ho Liao)	圣盖博	市议员(2013—2022年)
卜君毅(Jason Pu)	圣盖博	市议员,2021年被任命为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第九区主管
沈时康(Stephen Sham)	阿罕布拉	市议员(2006年至今),2010年任市长
黄幼平(女,Katherine Lee)	阿罕布拉	市议员

表2 洛杉矶圣盖博河谷亚裔当选州议员、国会议员统计表^①

姓名	地区及选区	职位	当选/任职时间	党派
赵美心(Judy Chu)	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	州众议员	2001—2006年	民主党
伍国庆(Mike Eng)	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	州众议员	2006—2012年	民主党

(见下页续表)

^① 信息来源:麦子编:《美国华人群英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1965—2012)》,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章,表3-2;《华裔议员黄幼平,就任阿罕布拉市长》,《星岛日报·洛杉矶版》,2021年5月27日;周慕云:《华裔议员周本立获州长任命,出任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载《洛城焦点》,2021年11月30日;陆新:《加州众议员第49区特别选举 方树强宣布当选》,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2022年2月17日。

(接上页)

周本立(Ed Chau)	加州众议院第 49 选区	州众议员	2012—2021 年	民主党
方树强(Mike Fong)	加州众议院第 49 选区	州众议员	2022 年至今	民主党
陈立德(Philip Chen)	加州众议院第 55 选区	州众议员	2016 年至今	共和党
赵美心(Judy Chu)	国会众议院加州第 28 选区	国会众议员	2009 年至今	民主党
金映玉(Young Kim)	国会众议院加州第 39 选区	国会众议员	2020 年至今	共和党

二、华人到来及白人的政治反应

1965 年美国移民改革法出台后,正式向东半球打开了国门。此后,大批华人开始移民美国,洛杉矶成为华人在美国的主要定居地之一。1965 年后,洛杉矶的华人新移民集中定居在洛杉矶市以东 12 公里处的圣盖博河谷中的几个郊区城市,其中蒙特利帕克是华人最早定居的城市。

1960 年蒙特利帕克的人口中有 85% 是非西班牙裔白人,12% 是西班牙裔,只有 3% 是亚裔。到 1980 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亚裔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西班牙裔、第二代日裔的到来,使西班牙裔占到了这里总人口的 39%,亚裔占到了 34%,非西班牙裔白人降到了 26%。到 1990 年亚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到 57.5%,西班牙裔降到了 31.3%,白人更是锐减到 11.6%。到 2000 年,亚裔人口进一步增加到 61.8%,其中华人占到总人口的 41.3%。^①

随着华人人数的持续增加,华人也从蒙特利帕克外溢到了附近的城市。2000 年,圣盖博河谷中,华人占总人数 2% 以上的 22 个城市中,华人占到总人口的 16.7%。2000 年,华人在这 22 个城市占比最高的城市有蒙特利帕克(41.2%)、圣马力诺(40.9%)、圣盖博(33.6%)、阿罕布拉(33.1%)、柔似蜜(29.3%)。^②这几个城市都位于圣盖博河谷西部,且彼此相邻。

1983 年,蒙特利帕克诞生了美国第一位华人女市长陈李婉若。少数族裔的增加及各族裔间最初的和谐相处一度使蒙特利帕克在 1985 年赢得了“全美城市”的称号。^③但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很快就爆发了出来。一是华人大量兴建联排公寓或高大别墅,改变了当地以独栋住房为主的面貌,提高了居住密度,带来了交通拥挤、噪声污染等问题。另外,大量人口到来推高了当地的房价,房产税随之提高,也引起了老居民的不满。^④

为此,白人居民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成立了蒙特利帕克居民协会(RAMP),该组织主张慢增长,并在 1986 年将他们的代言人巴里·哈钦(Barry Hatch)选进了市议会,并且形成了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市议会。巴里·哈钦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上台伊始,就叫停了华人的几个地产开发项目,并且耗费巨资用西方的建筑风格对该市的亚特兰大广场进行了再开发。在他的提议下,市议

① Wei Li, *Ethnoburb: The New Ethnic Community in Urban Americ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 81.

② Jan Lin, Paul Robison, "Spatial Disparitie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Ethnoburb of Los Angeles", *GeoJournal*, vol. 64, no. 1, 2005, pp. 51-61.

③ 何建明:《李婉若: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市长》,江西人民出版社,第 176、192 页。

④ John Horton,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Immigration, Resistance, and Change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4.

会还下令该市图书馆不得接收中文书籍。^①

对此,华人针锋相对地成立了蒙特利帕克促进和谐同盟(CHAMP),该同盟的激进组织“创造更好城市”(A Better Cityhood,主要由开发商组成)还在1987年开启了罢免巴里·哈钦和派特·雷岑博格(Pat Reichenberger)的政治行动,理由是他们的行为是种族主义的表现。虽然该罢免活动最终在当年的全民投票中被62%的选民反对而遭否决,但对支持哈钦的共和党形成了震慑。^②

三、华人在市政府层面的应对

蒙特利帕克促进和谐同盟(CHAMP)的温和派则推动华人候选人进入市议会。1988年市议会选举中第二代华人赵美心(Judy Chu)以总得票数第一的成绩当选为市议员。^③1988年选举后,市议会五位成员中有四位白人(两位男性,两位女性),一位华裔(女性)。^④赵美心拒绝了开发商的赞助,主张进行有控制的开发,从而接过了哈钦“慢增长”的主张,争取了白人和老居民的支持,抽走了一部分哈钦的支持盘。1988—1989年,哈钦提议花费5万美元竖立乔治·华盛顿雕像以替换为纪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而建造的国际兄弟会雕塑;侵占该市图书管理委员会100万美元的预算权,以减少外文书籍的采购;并主张暂停所有移民进入,但这些白人至上的提议均以失败告终。而哈钦还因为对市议会中三位女性议员的攻击而遭到美国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Women)的抨击。^⑤主张白人至上的哈钦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特朗普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哈钦的政治命运可以作为观察今天美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除了代表亚裔反对排外运动外,赵美心还与另外两名女议员合作,互相支持、互相让步,开始在蒙特利帕克建立跨族裔联盟,引导当地的政治逐渐从仇外政治走向多族裔合作。在赵美心的倡导下,蒙特利帕克开始促进各族裔居民之间的互动,比如创办“和谐周”,内容包括以多族裔社区共存为主题的全市作文竞赛、荣誉市民晚会、推动商家和服务性团体间的和谐、强调种族和谐的价值,引起积极反响,后来继续扩展为“和谐月”。^⑥

1990年,市议会改选,哈钦及其支持者雷岑博格在六位候选人中得票垫底而落选。而第一代华人移民姜国梁(Samuel Kiang)以最高票数当选。当选的另外两位分别是拉美裔的弗雷德·鲍尔德拉马(Fred Balderrama)和白人妇女玛丽·普维斯(Marie Purvis)。改选后的市议会有一名华人(男女各一位)、两名白人(男女各一位)、一位拉美裔(女性)。他们都和赵美心一样反对语言限制,且都支持有控制的增长。反映了选民反对族裔分裂政治,支持解决过度开发、交通拥挤等各族裔共同面临的问题。随着少数族裔在市议会数量的增加,白人本土主义者逐渐式微。蒙特利帕克关于移民的斗争平息了下来,跨族裔联盟逐渐出现。^⑦

① John Horton,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Immigration, Resistance, and Change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3.

② Timothy P. Fong,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7 - 137.

③ 赵美心在华人 and 日裔美国人中的得票率分别为89%和75%,同时在拉美裔和白人选民中的得票率也达到了35%和30%。Timothy P. Fong,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1.

④ John Horton,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Immigration, Resistance, and Change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3.

⑤ Timothy P. Fong,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3 - 147.

⑥ 洪玉儒:《加州蒙特利帕克市华人政治参与及影响(1965—2006)》,载《中兴史学》,2007年第13期。

⑦ John Horton and Calderon Jose, "Language Struggles in a Changing California Community", in James Crawford, eds., *Language Loyalties: A Source Book on the Officially English Controvers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91 - 192.

在围绕赌博业合法化的斗争中,能够看到亚裔和拉美裔这种跨族裔联盟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最初领导“慢增长”运动、要求维护社区生活质量的白人,却出面支持华人经营的赌博业的发展;而被视为降低了社区生活质量的亚裔和拉美裔却联合起来反对赌博业。1990年代,经济衰退所带来的预算缩减、过度支出、抗税以及联邦和州政府救助的取消,都使南加州的城市政府考虑要将赌博业合法化以增加税收。在蒙特利帕克,此前主张“慢增长”的蒙特利帕克居民协会(RAMP)转而开始支持赌博合法化。对此亚裔和拉美裔坚决表示反对,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地区的黑人、拉美裔、亚裔在25岁以下人口中占60%以上,而非西裔白人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占3/4。^①支持赌博合法化的主要是子女已经离开本地的白人居民,在他们看来,赌博业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将主要由少数族裔承担。此外,赌场会被安置到拉美裔的居住区周围,因为那里的土地成本最低;华人是赌场的经营者和主顾,所以新的税收会转嫁到华人身上。总之赌场合法化的社会和资金成本将主要由少数族裔承担,而白人坐享减税的好处。正因如此的原因,此前反对过度开发、无序开发的白人转而支持赌博合法化,而华人和拉美裔则联合起来表示反对。

华人士议员姜国梁提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反对赌博合法化,该提议得到了赵美心的强烈支持,另外三位议员则摇摆不定。在1993年2月2日,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会上发言的66位居民中,有54人反对赌博合法化,6人支持,6人中立。最终,犹豫不定的其他三位市议员加入了反对者阵营之中,他们“保证采取所有法律所允许的措施来在蒙特利帕克禁止赌博合法化”^②。

四、华人通过选区重划进入州议会和国会

在美国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会对州议会(参众两院)、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进行调整,以保证每个选区人数的平等。民权运动之前,这一过程主要由白人政治家主导,他们将少数族裔人口集中的区域划入不同选区,以稀释其政治影响力;或者将少数族裔高度集中于少数选区,以压缩少数族裔议员的数量,许多选区因此被划得奇形怪状,这一做法被称为“不公正地划分选区”(Gerrymandering)。^③洛杉矶的华人就遭遇了这种不公平对待。1990年之前,在圣盖博河谷西部华人集中的蒙特利帕克、圣盖博、阿罕布拉、柔似蜜等四个毗邻的城市,却被划到两个州监督区、三个州众议院选区、三个州参议院选区、三个国会众议院选区。^④这种情况下,华人选票被分割、稀释到不同选区。虽然华人在地方政治层面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在州议会仍然没有自己的代表,更别说进入国会。如何将局部的人口优势转化为在州议会乃至国会的选票,成为摆在华人参政者面前的新课题。而在此之前,黑人和拉美裔经过民权运动和诉讼,已经清除了亚裔进入州议会乃至国会的司法障碍。

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国会早在1965年就通过了《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开始纠正此前政治上剥夺少数族裔权利的做法。1972年,国会制定了《投票权法案》第二条,规定“不得实施、应用任何出于种族或肤色因素而导致投票权被否认或稀释的标准、行为或程序”。1982年,国会申明不依据主观动机,而依据是否造成歧视事实来判断是否违反《投票权法案》第二条。1986年

^① George Sabagh and Mehdi Bozorgmehr, "Population Change: Immigration and Ethnic Transformation", in Roger Waldinger and Mehdi Bozorgmehr, eds., *Ethnic Los Ange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6, pp. 79 - 107.

^② John Horton, "The Chinese Suburban Immigration and Political Diversity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Social Justice*, vol. 23, no. 3, 1996, pp. 100 - 110.

^③ 万晓宏:《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载《八桂侨刊》,2009年第1期。

^④ Leland Saito,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in a Los Angeles Suburb*,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162.

的桑伯诉金格斯(Thornburgh V. Gingles)案中,最高法院明确了选区重划时造成歧视事实的几种情形:1. 该少数族裔人口必须在某个选区占多数;2. 该少数族裔必须能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团结的;3. 该少数族裔必须能证明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总是被占据多数的白人击败。^①拉美裔最先运用1986年桑伯诉金格斯这一判例为自己争取政治代表权。1989年的加尔萨诉洛杉矶县(Garza V. Los Angeles county)一案,法院裁定洛杉矶县的拉美裔一直被划分到不同的洛杉矶监督区(Los Angeles supervisorial districts),违反了《投票权法案》。为此,洛杉矶县重新划分了选区,以纠正拉美裔选票被稀释的做法,最终拉美裔格洛丽亚·莫丽娜(Gloria Molina)当选为新划定选区的议员。这是115年来首次有拉美裔被选入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Los Angeles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②美国司法部部长赞扬此次诉讼是“一个针对歧视我们民主中公民最重要权利的胜利:在公正划定的选区中自由、公平选举中投票的权利”^③。面对华人参政止步于地方政府,无法进入州议会、国会的局面。华人决定学习拉美裔,从选区重划做起。

(一)1990—1992年选区重划

1990年3月3日,亚太裔美国人法律中心(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召开了一场名为“人口统计数据的一面:重新任命和政治赋权”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亚太裔美国人法律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UCLA Asian Americans Studies Center)、亚太政策和规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亚太劳工联盟(Alliance of Asian Pacific Labor)等四个组织成立了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Coalition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for Fair Redistricting, CAPAFR),由该组织向负责选区重划的加州立法机构宣传亚裔的利益。这是亚裔也是华人第一次积极参与选区重划。^④

赵美心时任蒙特利帕克市市议员,是当地职位最高的民选亚裔官员。赵美心和伍国庆(Mike Eng)夫妇积极参与到选区重划中,投入大量时间研究问题、组织会议、参加听证会,还多次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举行会议以研究选区重划方案。

1991年4月,圣盖博河谷的亚裔美国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会,着手规划新的选区。根据199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圣盖博河谷中亚裔美国人最集中和增长最快的地方正是华人集中的四个毗邻的城市: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亚裔分别占这四个城市总人口的56.9%、37.6%、32.0%、33.7%;四个城市合计,亚裔占到其总人口的40.9%。而这四个城市却被分散到三个州众议院选区、三个州参议院选区、三个国会众议院选区。这四个城市的总人口是23.16万人,根据199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一个加州众议院选区至少需要37.2万人。这就需要和周围的城市联合起来才能组成一个选区。这四个城市的北部是圣马力诺和亚凯迪亚,它们的亚裔人口在1990年分别占到各自总人口的32.15%和23.28%,但它们是历史悠久的上层白人郊区,政治上支持共和党。这四个城市的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是拉美裔集中的城市,政治上支持民主党。

考虑到拉美裔在选区重划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如他们在加尔萨诉洛杉矶县一案中取得的胜利;在蒙特利帕克市反对赌博业的活动,亚裔和拉美裔建立的跨族裔同盟;以及双方共同的民主

^①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pp. 13 - 14.

^② Leland Saito,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in a Los Angeles Suburb*,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171.

^③ Mexi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 “MALDEF California Statewide Redistricting Plans; State Assembly, State Senate, and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ubmitted to the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011, p. 4.

^④ Leland Saito,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in a Los Angeles Suburb*,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Chapter 6.

党立场,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CAPAFR)选择与东部和南部的拉美裔占多数的城市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选区。在拟定的选区中,拉美裔在总人口中占据多数,这有利于选出一位拉美裔议员,所以拉美裔也表示支持,以共同对抗白人至上主义。^①

亚裔和拉美裔分别在1991年5月和7月举行了两次会议,最终决定将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柔似蜜、圣盖博这四个亚裔集中的城市联合起来,并在南部联合拉美裔集中的城市,创造一个亚裔人口未被分散、同时拉美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1991年8月,拉美裔和亚裔团体将方案提交州议会。该方案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州议会通过后,遭到了共和党人州长皮特·威尔逊的否决。按照程序,加州最高法院接管了所有搁浅的选区重划方案。它任命了一个三人组成的“特别专家”委员会来确定新的选区。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圣盖博河谷的亚裔和拉美裔在听证会上踊跃发言,支持以这四个城市为核心划出一个选区。^②

最终,该委员会划出了六个拉美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第49区是其中之一,而亚裔集中的四个城市被完整地放到了这个选区。“49区以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为中心,拉美裔人口占55%……该选区还有大量的亚裔人口:28%以上,亚裔和拉美裔都要求该选区以这四个城市为其基础”^③1992年1月27日,加州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表示“认可并采纳所有这些方案。”^④

经过这次选区重划的努力,亚裔终于将其人口集中的几个城市放到了一个单独的州众议院选区,即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这是一个拉美裔占人口多数的选区,所以1992年选区重划后该选区的前两位议员都是拉美裔。^⑤直到九年后的2001年,该选区才出现了第一位亚裔议员,即长期担任蒙特利帕克市议员、曾为建立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奔走的赵美心。2001年3月8日,该选区的拉美裔在职议员格洛丽亚·罗梅罗(Gloria Romero)因为当选加州参议员(参议院第24选区)议员而辞职,5月15日赵美心在为递补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当选,并于5月21日就职。华人参政由此从市政府这一地方政治层面迈向了州议会层面。

(二)2001年选区重划

2001年选区重划时,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CAPAFR)将重点放在众议院选区的重划上,因为众议院的选区比参议院选区和国会众议院选区都小,亚裔最有可能在州众议院选区形成集中优势。当时加州众议院共有四名亚裔议员,位于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众议院第49选区因为亚裔比重最高而成为关注的重点。该选区中的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几个毗邻的城市是加州亚裔人口最多、增长也最快的区域。

与1992年相比,2001年划定的第49选区将拉美裔集中的东洛杉矶划了出去,而增加了圣马力诺等亚裔集中且快速增长的城市。2000年,华人在圣马力诺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5.9%上升到了40.6%。^⑥重划后的第49选区拉美裔的比重降到了46.63%,亚裔增加到了39.11%,白人占到了12.1%,黑人和美洲土著不变,仍为1%。有拉美裔个人和团体在听证会上对

^① Leland Saito, "Asian Americans and Latinos in San Gabriel Valley, California: Ethnic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Redistricting 1990—1992", *Amerasia Journal*, 1993, vol. 19, pp. 55—68.

^② Leland Saito,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in a Los Angeles Suburb*,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p. 172—177.

^③ *Special Masters on Reappointment,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pecial Masters on Reappointment*, Filed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1991, pp. 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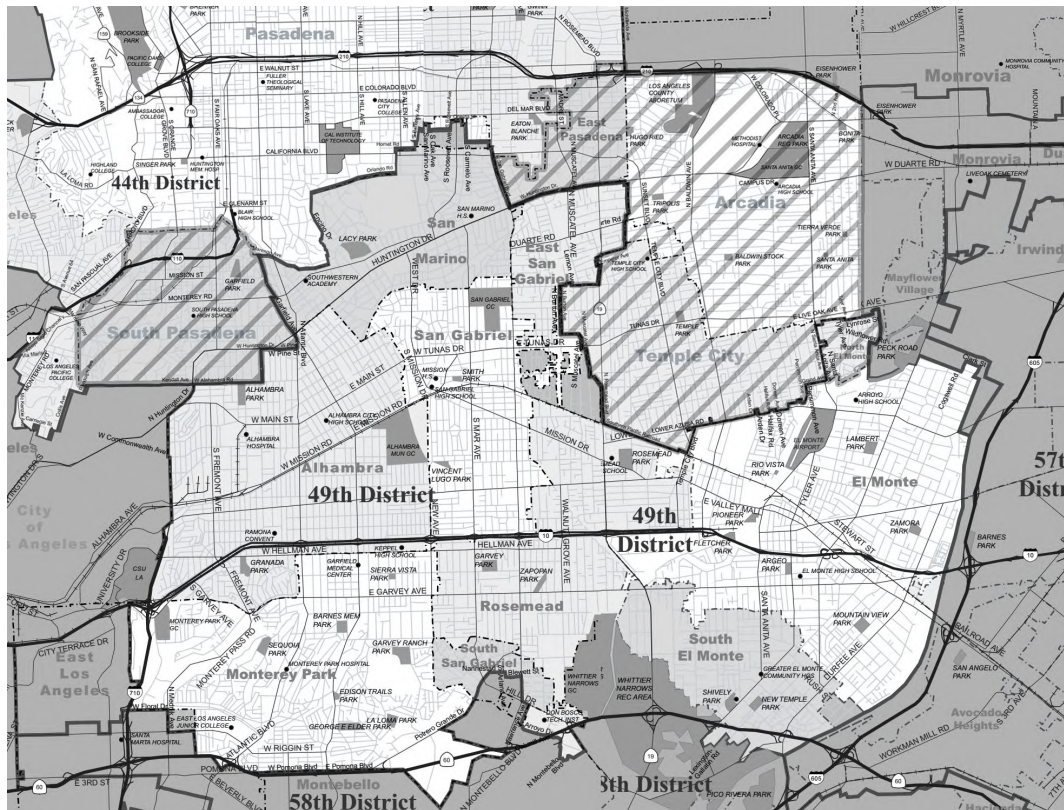
^④ *Wilson v. EU*, 1 Cal. 4th707, 823, p. 2d 545, 4 Cal. Rptr. 2d 379 (Jan. 27, 1992).

^⑤ 先后是 Diane Martinez (1992—1998) 和 Gloria Romero (1998—2001)。

^⑥ Jan Lin and Paul Robinson, "Spatial Disparitie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Ethnurb of Los Angeles", *GeoJournal*, vol. 64, table 2, 2005.

第49选区拉美裔人口的减少提出批评,但拉美裔选区重划组织墨裔美国人司法保护和教育基金(Mexi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MALDEF)则对新的第49选区表示支持。众议院第49选区拉美裔和亚裔人数的此消彼长是亚裔和拉美裔选区重划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图1 2001年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①



经过2001年选区重划,华人维持了1992年的将华人集中区放在同一个选区的成果,而且经过调整,华人在该选区的比重还有所上升,为亚裔当选该区众议员提供了基础。赵美心在2001年当选后,又分别在2002年、2004年再次当选。2006年赵美心三届任满,伍国庆接替她当选第49区众议员,此后又分别在2008年、2010年再次当选。2012年伍国庆三届任满后,华人周本立当选。此后加州参众议员任期改为12年,周本立连选连任,直至2021年11月29日被加州州长纽森任命为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为止。^②经过2022年2月15日的特殊选举,华人方树强(Mike Fong)当选为加州第49区众议员,接替了周本立留下的空缺,^③华人在该选区实现了四任传承。

赵美心在2001年当选该选区的议员,除了得到亚裔的支持,还因为她在蒙市市长、市议员任上的作为得到了拉美裔、白人、亚裔的共同认可,因为她一直关注的是所有居民的利益,如改善地方学校、健康护理、反对赌博等,而非仅关注华人或亚裔。另外她支持双语教育也为她赢得了南加州拉美裔政要洛蕾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希尔达·索利斯(Hilda Solis)、李·贝卡(Lee Baca)的支持和拉美裔的选票。但新划定的加州参议院选区和国会众议院选区仍然将圣盖博河谷的亚裔人

① 资料来源:The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California Assembly Districts: Assembly Redistricting Plan(SB 802), 2001, pp. 167, 168, 175, 176;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Districts”, 2021, p. 53. 该图是根据2001年、2021年的选区地图制作而成,阴影部分为该选区在2021年比2001年增加的部分。

② 周慕云:《华裔议员周本立获州长任命,出任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载《洛城焦点》,2021年11月30日。

③ 陆新:《加州众议员第49区特别选举 方树强宣布当选》,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2022年2月17日。

口分割到不同的选区,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四个城市被划到三个不同的加州参议院选区(第21、22、24选区)和两个不同的国会众议院选区(第29、32选区)。最早诞生华人市长的蒙特利帕克市被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划入第29和32国会众议院选区。^①2011年选区重划后,这几个城市才终于被划到同一个加州参议院和国会众议院选区。

(三)2011年选区重划

2010年之前,选区重划都是由州议会实施,然后交由州长批准;如果州长否决了州议会的方案,则提交加州最高法院进行重划。2008年11月,加州通过了第11号提案,制定了《选民优先法》(*Voters First Act*),将划定州众议院选区、州参议院选区的责任从州议会转移到了一个独立的委员会。2010年11月,加州又通过了第20号提案,对《选民优先法》进行了修订,将划定国会众议院选区的责任也交给了该委员会。该法申明其目的是“独立的公民选区重划委员会(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将本着严格、无党派的立场去划定选区,保证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代表”^②。该委员会成立后,在全州32个地方召开了34场听证会,现场参加听证会的人数超过了2700人。另外还收到两万多份书面材料。^③

以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CAPA FR)为代表的亚裔组织积极参与到听证会中,向委员会表达自己的诉求。该组织于2011年5月23日就全加州众议院和参议院选区的划分提出了通盘方案。在众议院第49选区,该组织认为应保持阿罕布拉、蒙特利帕克、柔似蜜、圣盖博、亚凯迪亚、圣马力诺、天普等七个城市所在的圣盖博河谷西部的完整。^④在4月29日在圣盖博举行的听证会上,CAPA FR的代表明确提出,在圣盖博河谷西部七个城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中,亚裔已占到总数的50%以上,理应得到《选举权法》第二条的保护而被划入同一个选区。而且,这里的亚裔屡屡因为英语不熟练而被侵犯合法权益,也确实需要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代表。

最终,该委员会划出了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加州众议院选区,即第49选区,该选区在2001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原本属于第44选区的阿卡迪亚、天普市,它们都是亚裔人口集中的城市。另外还增加了原本属于第58选区的蒙特贝洛(Montebello)市。重划后,亚裔占到该选区总人口的53.36%、拉美裔占32.47%、白人占12.5%、黑人占0.86%。如果按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数量计算,亚裔也超过了一半,占总数的50.9%;拉美裔占27.78%;白人占20.00%、黑人占0.97%。^⑤至此,加州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亚裔占人口多数和占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多数的选区。这正是华人议员从2001年至今在这个选区实现四任传承的重要原因。

2001年亚裔集中的几个城市被分割到几个不同州参议院选区、国会众议院选区的局面到2011年也被终结了。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与第48选区一起组成了加州参议院第22选区,从而使使得亚裔集中的城市被完整地放入同一个参议院选区,但在该选区亚裔尚无人数优势,拉美裔占该选区达到选举年龄公民总数的44.12%,亚裔占31.67%。^⑥伍国庆在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三届议员

① Leland Saito,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Race: Asian American and Latino Redistricting Debates in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in De Genova, Nicholas Okihiro, Gary Molina, Natalia, Jew, Victor, Robinson, Toni, et al, *Racial Transformations: Latinos and Asians Remaking the United Stat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5, pp. 129 - 131.

② Coalition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for Fair Redistricting, *Proposed Statewide Plan for California Assembly Districts and Proposed Regional Plan for California Senate Districts*, Submitted to the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2011, pp. 1 - 2.

③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p. 4.

④ Coalition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for Fair Redistricting, *Proposed Statewide Plan for California Assembly Districts and Proposed Regional Plan for California Senate Districts*, Submitted to the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2011, pp. 7 - 8.

⑤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Appendix 3, pp. 3 - 8.

⑥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Appendix 3, p. 12.

(2006—2012)任满后,于2018年竞选加州参议院第22选区议员,虽然在初选中得票率最高,但在二选一的决选中败给拉美裔候选人苏珊·卢比奥(Susan Rubio)。

在国会众议院选区方面,亚裔集中的四个核心城市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也被放入一个单独的第27选区中,亚裔占该区总人口的37.94%,是第一大族裔人口;在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中,亚裔达到31.57%,仅次于白人的38.59%。^①2009年,国会众议院第32国会众议院选区议员,拉美裔的希尔达·索利斯被奥巴马任命为劳工部部长,在之后为补缺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赵美心当选第32国会众议院选区议员,洛杉矶华人参政由此进入国会层面。此后她在原第32选区基础上划定的第27国会众议院选区连选连任至今。赵美心进入国会众议院后,于2011年6月8日提出要求对《排华法案》道歉的“683号决议案”,10天后该提案在众议院获得全票通过,美国国会正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②

(四)2021年选区重划

2021年的选区重划,因为疫情原因取消了线下听证会,通过线上渠道接收公众意见。“委员会从公众提交的证据中得知洛杉矶县的大部分亚裔是在国外出生的,并且在政治参与和获得社会服务方面面临严重的语言障碍,且深受仇恨犯罪等种族间紧张关系的困扰。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发现,洛杉矶县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在2020年增加了115%。”^③这使得执行《投票权法案》第二条更为必要。

为此目的,委员会聘请种族极化投票(Racially Polarized Voting, RPV)研究专家梅根·考尔(Megan Call)来确定少数族裔集中的地区中,有哪些应受到《投票权法案》第二条的保护。“结果发现,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拉美裔选民和非拉美裔选民之间存在种族极化的投票行为。而洛杉矶县的圣盖博河谷的亚裔选民也有明显的种族极化投票行为,且满足1986年桑伯诉金格斯案所确立的应受《投票权法案》保护的所有三个前提条件。”

最后,在该委员会负责划出的所有176个选区中,有42个在划定时考虑到《投票权法案》第二条的要求,避免了其少数族裔的选票被稀释或分散到不同选区,以便于其少数族裔选民有机会选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这42个选区中有19个州众议院选区,9个州参议院选区,14个国会众议院选区。“其中,州众议院第49选区是为了让亚裔选出一个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其余选区是为了让拉美裔选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④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圣盖博河谷西部的亚裔在国会众议院第28选区未占到人口多数,所以最初划定的方案中,构成该国会选区基础的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被分割到了不同的国会众议院选区。对此亚美政联(Center of Asian Americans United for Self Empowerment, CAUSE)联合众多个亚裔组织、商业团体、个人通过重划选区委员会的线上渠道发表联合声明:“不要因为很难划出一个亚裔占50%以上的国会众议院选区,就将我们划分到拉美裔占多数的选区里,新冠肺炎大流行及其带来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使我们深受其害,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还援引南加州大学克里斯提娜·格罗斯(Christina Grose)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娜塔莉·玛索卡(Natalie

①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Appendix 3, pp. 15 - 19.

② 刁大明:《从“排华法案”看美国国会如何道歉》,载《新京报》,2012年7月21日;潘亚玲:《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0—132页。

③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Report on Final Maps: 2020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2021, p. 44.

④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Report on Final Maps: 2020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December 26, 2021, pp. 38 - 45.

Masuoka)的研究,证明这里的亚裔在投票时团结起来支持亚裔候选人。以此证明亚裔在政治上是团结的,其选票不应被分割。

最终,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被完整地划入了国会众议院第28选区,而且在所有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中,亚裔占到了34.53%,略微高于排名第二的白人的34.38%,成为该选区的第一大族裔。^①这夯实了在职华人议员赵美心连任的基础,也为该选区将来继续诞生华人、亚裔议员打下了基础。

通过1990年以来四次选区重划的努力,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华人成功地建立并巩固了一个亚裔占多数的选区: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它为华人参政提供了稳固的选票基础,在这个选区华人议员已传承四任;在州众议院第49选区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个以其为基础的国会众议院选区,选出了一位华人国会众议员,2011年,2021年两次重划选区后,亚裔在该选区上升到第一大族裔人口,华人代表的选票基础也得到了夯实。目前华人已在市政府、州议会、国会形成了参政的梯队。但至今华人仍未能进入加州参议院。^②

值得一提的是,圣盖博河谷东部也是华人、亚裔集中的地方,位于这里的众议院第55选区虽然没有涵盖所有的亚裔社区,但亚裔在该选区所有达到选举年龄公民中的比重为26.13%,是仅次于白人的第二大族裔人口。^③2016年,第一代华人移民陈立德代表共和党当选为该选区议员,并连任至今。2019年,陈立德在州议会提议设立加州“华裔美国人日”,当年8月该提议正式通过,决定将每年10月23日定为加州“华裔美国人日”,以强调华裔美国人为加州和美国的重要历史贡献。^④在该选区基础上划出了国会众议院第39选区,2011年选区重划后,以占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数计算,白人、亚裔、拉美裔占总数的比重分别为47.71%、24.72%、22.96%。^⑤第一代华裔移民金映玉在2020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第39选区议员,成为全美唯一一位亚裔共和党国会议员。

五、余 论

1965年之前,华人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都局限于中国城一隅之地,与主流社会的交往被降到了最低程度,隔绝于主流社会的选举政治之外,以至于华人被视为“不可同化的民族”。1965年后来到洛杉矶郊区的华人新移民与之不同,他们打破了以往华人远离政治的形象,先是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参与地方政治,并在市议会层面取得了成功;后又积极参与选区重划,先将亚裔选票集中到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然后逐渐增加亚裔在该选区的比重,最后在2011年使亚裔成为该选区人口和选民中的多数,为连续选出华人议员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以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为基础,将亚裔集中到同一个国会众议院选区,为选出华人国会众议员奠定了选票基础。经过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华人参政形成了从市政府到州议会和国会的完整链条。与之相应的是,华人被美国社会接纳的程度也在提高。从市政府层面的语言协助,到加州“美国华人日”的设立,再到联邦国会层面的为《排华法案》道歉都说明了这一点。圣盖博河谷华人的参政历程表明,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城”这样的概念套用到郊区的华人聚居区。^⑥

①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Report on Final Maps: 2020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December 26, 2021, pp. 83, 123.

②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Report on Final Maps: 2020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2021, pp. 38-45.

③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Appendix 3, p. 8.

④ 孟宪军:《南加州庆祝首个“美国华人节”》,《美中时报》,2019年10月25日。

⑤ State of California 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2011 Redistricting Appendix 3, pp. 15-20.

⑥ Timothy P. Fong,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华人参政从地方政治迈向州和国会的过程,体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先由箭头人物实现突破,再经过选区重划进行巩固,两方面互相促进、相得益彰。2001年赵美心在亚裔尚未占优势的选区当选加州众议员,而后经过选区重划的努力,该选区最终在2011年成为一个亚裔在总人口和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中均占多数的选区,此后华人议员在该选区连选连任,至今已传承四任;同样,2009年赵美心进入国会众议院时,亚裔也不是所在选区的多数,随着亚裔人口的增长和两次重划选区的努力,亚裔先是在2011年成为该选区总人口中的第一大族裔,后在2021年成为达到投票年龄公民中的第一大族裔,为赵美心寻求连任和将来华人、亚裔的当选夯实了选票基础。

华人乃至亚裔、拉美裔参政呈现出身份政治的特点。华人能否当选某一选区的议员,与华人、亚裔在该选区总人口中的比重很有关系。比如1992年虽然将圣盖博河谷西部的亚裔完整地置于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但因为当时这是一个拉美裔占人口多数的选区,所以1992—2001年间该选区当选的议员都是拉美裔。随着亚裔人口比重在2001年的增加和2011年亚裔成为该选区人口的多数,该选区的议员才在2001年由拉美裔转变为了亚裔,并由亚裔担任议员至今,而且是由亚裔中人数最多的华人担任。同样,2011年后加州参议院第22选区由加州众议院第49和第48选区组成,这同样是一个亚裔人口集中的选区,但亚裔在这里既占不到人口多数,也不是人口最多的族裔(次于拉美裔),所以亚裔候选人伍国庆在2018年竞选中,虽然初选得票率最高,但在二选一的决选中,还是败给了初选中得票率不如他的拉美裔候选人苏珊·卢比奥。将来如果该选区的亚裔占到人口多数,或许亚裔州参议员的出现便水到渠成了。洛杉矶是美国华人集中的地区之一,人口的集中可能不利于华人融入美国社会^①,但为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利于他们利用局部人数优势进入美国的政治体制。这对于其融入美国社会也有助益,毕竟“就外来移民与所在国政治认同的程度而言……加入移民国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为初级层次……如果进一步对所在国的政治畅抒己见,主动积极地参政议政,发挥作用,则为政治认同的高级层次”^②。

今天华人融入美国社会,不再是一个需要以自己族裔特性的丧失为代价的零和过程。经典同化理论中的同化观念强调同化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核心文化,而现今华人正在融入的,是一个多族裔的美国社会。可以说,在洛杉矶华人参政的过程中,拉美裔和白人都是重要的角色,但拉美裔对华人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在市政府中,拉美裔和华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在选区重划方面,拉美裔是拓荒者和榜样;华人集中到同一个州众议院选区,是与拉美裔联合的结果;如今亚裔占多数的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是由最初的拉美裔占多数而逐渐演变形成的;华人进入州众议院和国会众议院,都是补拉美裔代表或被选入更高级议院或被总统任命为内阁部长而留下的空缺。华人积极参政及其与拉美裔的合作,表明他们没有陷入“模范少数族裔”与“问题少数族裔”的对立,超越了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话语体系,是政治上更加成熟的表现。

在美国竞争性的族际关系中,^③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在面对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时,亚裔和拉美裔会实现政治上的联合,如他们在蒙特利帕克市政府的合作;1990—1992年、2001年两次选区重划时双方的合作。而在少数族裔占据人数优势的选区中,没有了白人的威胁,亚裔和拉美裔便会直接对垒,一决高下,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双方选民人数的多寡。如1992年后拉美裔和亚裔在加州众议院第49选区的竞争和2018年双方在加州参议院第

① 伍斌:《当代美国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载《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移民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③ 马俊毅:《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与治理——身份政治的发展与影响》,载《学术界》,2017年第2期,原文为“西方国家族际政治民主化竞争”。在2021年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族裔与政治:当代美国亚裔的恐惧与抗争”会议上,马俊毅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美国竞争性的族际关系”。

22 选区的竞争。在美国竞争性的族际关系下,虽然各种族内部在阶层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不同种族间短兵相接的竞争中,种族而非阶层,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不同阶级、政党立场不同的华人社区最终走向联合的原因,如老牌富人郊区城市圣马力诺、亚凯迪亚,因其共和党立场而最初游离于加州众议院第 49 选区之外,而之后分别在 2001 年、2011 年加入该选区的原因。2020 年,拉美裔取代白人成为加州人数最多的族裔,白人成了“少数”族裔中的一员,亚裔和拉美裔之间竞争性的一面可能会更加突出,这在 2020 年涉及拉美裔、黑人等少数族裔与亚裔争夺教育资源的加州第 16 号提案中^①已经有所体现。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与拉美裔既是同盟者又是竞争者,随着拉美裔成为加州的“多数”族裔,华人、亚裔与拉美裔的关系势必要经历调整,这是亚裔在白人至上的老课题之外,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Abstract Since 1980,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oral politics and entered the City Council. On this basis,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s also entered the State Assembly and the House of the Congress in 2001 and 2009 respectively, and their seats in the State Assembly and the Congres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herited. Up to now,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os Angeles has formed a complete chain from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the State Assembly and then to the Congress. In this process, although the Chinese-American elites have played a steering role, it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ffort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in redistricting four times from 1990 to 2021. Through successive efforts of redistricting, the Chinese Americans gradually drew a State Assembly constituency with an Asian majority, and based on it, drew a constituency for the Congressional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ith Asians a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thus laying a vot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Americans to enter the State Assembly and the Congress, and keep their seats inherited among them. By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politics, the Chinese Americans have maintained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not only enabled their ethnicity to be recognize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but also broke through the so-called “model ethnic minority” image of the Asian-Americans who don't care about politics.

(王宇翔,副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晋中,030619)

[责任编辑:邓颖洁]

^① 亚裔学生在加州大学中所占比例很高,很多华人认为该提案要求大学录取名额按各族裔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分配,如果通过将会大大降低亚裔的录取率,而提高拉美裔和黑人的录取率。最终该提案未获通过。